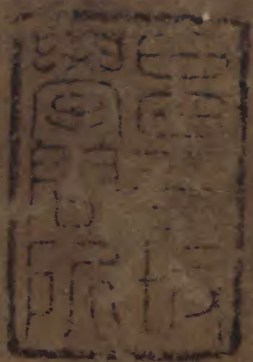


管子合纂

管子

乾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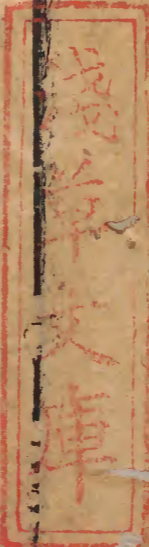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03
冊數	2(1)
函號	300 36



管韓合纂序

管敬仲韓非非倫也而趙汝師合刻

之而吾師合纂之則嘗求其說夫世
不習稱管晏管樂管嘗云哉晏
非正樂尤茂焉武侯卒明之治方
駕一匡而文彩自二表外不多見



後乃管商並稱也夫驟視夫國軌
地數諸篇不察其贗而以為侔利
于抄一聞母債錯母變更而以為
苛其並稱無怪夫可以稱管商也
者則亦可稱管韓雖然管商必不
可並而並之以韓非以其心術符也又

非以其操棟而治遂可與頡之頑之
也直以其文而已矣管子之女博而
偉精而特一言千古者爛然盈乎
榮韓子之女深而幽曲折而多變
管子非不能為此變也總人情之
槩而不事乎繳察而韓子必款窮

之也而經生家曰歎借其變以窮
 文之致則無為尊管而隸韓矣故
 夫管韓之並列久矣乎非一日之目
 苟為析之而反口者有闕然者是
 所以合纂也

海陽門人朱士泰識

管子纂上卷目錄

牧民	形勢
形勢解	權脩
立政	乘馬
七法	版法
版法解	幼官
五輔	宙合
樞言	八觀
法禁	重令

管子纂目錄

法法

兵法

大匡

中匡

管子墓下卷目錄

小匡

霸形

霸言

問

戒

叅患

制分

君臣

小稱

四稱

侈靡

心術上

心術解

心術下

白心

內業

木地

四時

勢

九變

任法

明法

明法解

治國

小問

七主七臣

九守

地員

海王

國蓄

輕重乙

輕重丁

輕重戊

下卷目錄終

管子纂

金陵張 榜賓王纂

海陽朱士泰君啓訂

○牧民

篇中○或相承或○錯出古人○不拘一法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

遠者來地辟舉○字○法舉治也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

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字○法服行則六親固

四維張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是為四維則君令行故

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飭四維順民

鑿經國之言

上校

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
 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
 則民乃管。字法。管。管奸也。亦草野之意。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
 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璋。章也。亦珍重之意。兩原。原者有量。去妄之原。禁
文巧去淫之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
 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
 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
 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

○○
句句堅峙

此章整整
三叠突起

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
 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
 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知
 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文。執。突。起。如。風。雨。驟。至。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
 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
 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
 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
 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

六十一
突止又是
一格

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不令於流水之原者。
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
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
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
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
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
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
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
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

此等文已
到絕頂處
所稍異於
訓浩者惟
體裁奇駿
耳

言民及臣

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
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
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
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
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
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天下不患無臣。患
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
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

管子

卷之六

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緩者後於事。去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形勢

甚微而貴
而奇佳言
竟楮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積行必報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

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銜命者君

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受辭謂君出言順理而民受之無異也名

運謂聲名彰于四方也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

堂既修。蜀祠也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

行不顧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

之巧非斲削也。三子技名世必有所以致之非在弓矢操轡斲削之末召

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

有也。冥合之契非使非言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太山之隈。

奚有於深訾讐之人。訾毀賢讐譽惡也勿與任大。譙臣

者可以遠舉。譙音無大也為天顧憂者可與致

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名也。舉長者

可遠見也。裁大者眾之所比也。美人之懷。定服

而勿厭也。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必得之事。不足賴

管書無臣

管子所以師馬得路

晷戒

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訾依解作餐疾移切嫌食貌有無棄之言者必叅於天地也。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獠飲焉。按謂使人器之不求備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得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與而不取可以配天也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言怠倦則不能則忽然成事故曰疑神若能審內外立晷戒勿操要之神則怠情不及者亦從而能矣晷戒勿

與天與人四字開後人許多法門

怠後稗逢殃。每曙而戒所以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生棟覆屋怨怒不及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下瓦慈母操箠烏烏之狡。解作烏雖善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見者翹幾於不親何事乎表見之見愛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獨王之國

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
 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往矣
 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
 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
 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收法老

形勢解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
 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強弱。人雖遇漂濡而
 莫之怨也。

漂濡

蜚蓬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蓬之間。蜚
 蓬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
 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
 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
 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
 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
 可與致道。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
 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

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
近者往而勿召也。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
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專用已而不聽正
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 ○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鳥集之
交。鳥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
○ ○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
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

相咄
翹明

德於人則不報。

○ ○ 權修

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
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
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
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
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
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
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

管子之文
多以厚重
峻峙勝此
篇獨多
宥之致

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省去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章法便

欲無窮是
個病痛

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眾。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眾。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字法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

樹人重

立政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已。以上為心者。教之所
 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
 從之。訓之所期也。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
 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好惡形於心。
 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
 勉。誠信之所期也。為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
 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
 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

然在政上
自是管子
本色

憲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
也。

乘馬

割剔極明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
 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
 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
 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知量也。事
 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知節也。不知量。不知
 節。不可謂之有道。

古人制地
定賦之法
詳盡均節
如此

地均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籙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根不信士
來訟

○ ○ 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 ○ 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

卷之七

卷之七

一

縱其淫辟

則昏閉則類類善也閉其上為一下為二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為明日亡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句○法○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

雄駿不羈

决塞

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為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决塞心術計數此七法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

運均

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朝夕者揆日之杲也。自竿也。則皆令之本也。號令者末也。不明於

譬喻真切

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採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馭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拘之愈必則放。招之愈倍。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馭衆移民不知決

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百匿傷上威。匿國之法令而不行者多故曰百匿姦吏傷官。法姦

民傷俗。教賊盜傷國。眾威傷則重在下。法傷則

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眾傷則百姓不安。

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徒官眾

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

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

不辟則國貧而用不足。兵弱而士不厲。故曰常

弊折多端

泄見

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

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亡四經敗

四者。即上人君泄見危。泄見泄所見也人君泄則言實

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於

上。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

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

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

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

駿雄錯落

句法章法

此用反烟
法若珠連

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
隨手登起
 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
 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
 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
 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
 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
 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
 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
 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道非廢

御多

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
王者當樂推
 之衡庫者。天子之禮也。
王者用心常當準平天
 正。無令長耳目者所得。
此則天子之禮然也
 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
 矣。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
 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
 止。是以聖王貴之。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
 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賞有功。則
又接
 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
 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

雄

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
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
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禮
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
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 ○ 版法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
其嗣。三經既飭。君乃有國。天也。風也。舉所美必觀
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植固不動。倚邪乃

高時古特

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悅衆在愛施。有衆在廢。
私召遠。在修近。閉禍妙在除怨。脩長在乎任賢。高
安在乎同利。

○ ○ 版法解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
私近親。不孽疎遠。不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
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
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
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

劉切

管子

卷一

十四

操權在君

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有所受命，釋風而有所仰動，釋雨而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令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令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名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

旋絲

老成

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弃之，人輕弃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夫，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語妍

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各解皆非管子親筆故文多淡弱惟版法解獨勝然大都酷似韓非似於管子尚遜一格

○幼官

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

○五輔

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今工已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

讀

格奇文奇
名言如層
世宙大觀

在玩好。農已勞矣。而天下饑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女已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宙合 題亦奇 管子之文各篇各出一格。尤奇者四稱七主。問山王及此。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春采生。秋采蓂。夏處陰。冬處陽。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

前綱

管子之文
之最著者

哲乃大行。不用其區區。鳥飛准繩。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攄。擿丁歷反。擋丁用反。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有又通。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於左。臣任力勞。故立於右。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而無所不順。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而無所

解明

不得。得而力務財多。務專力也。其力專其財多。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准。鈎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准懷險以為平。鈎入枉而出直。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多。備規軸者。成軸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猶迹求履之憲也。夫焉有不適善。適善備也。僊也。僊當作迂。是以無乏。故諭教者取辟焉。天消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故聖人博

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

故有道者不平其稱語俱奇不滿其量不依其樂樂作

不致其度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

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

無交惠者惠順於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

安而無憂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夫鳥之

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

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

而名繩焉以為鳥起於北意南而至於南起於

還周旋也

入神

法老

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故

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

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

義立之謂賢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

此術也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

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故盛必

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

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句異猶自萬仞之山播

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適其求而

指意

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
 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
 謂也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
 不得不多人之人之當名位不得不殊方殊方為句
 明者察於事故不官於物而旁通於道道也者
 通乎無上詳乎無窮詳作洋運乎諸生是故辯於
 一言察於一治攻於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
 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
 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多為之說而

況其功

况作究

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

桴則擊

桴鼓袍也桴桴鼓聲也猶鎗鞞也

言苟有唱之必有和

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景不為曲物直
 響不為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
 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字法天地萬物
 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直萬物故曰萬物
 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
 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散之至
 於無間不可名而山是山是乃寔大之無外小

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

○ ○ 樞言

王主積於民。霸王積於將戰士。衰主積於貴人。亡主積於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於口。不見於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龍蛇五化。豈如蛇。剛且帶哉。故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

龍蛇五化

餘耳餘目

長耳目

坦坦之功

變言之言

謙中之德

備中之皎

皎鏡中之

靜者為之

紐則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餘目不明。餘耳不聰。是以能繼天子之容。聰明橐焉。天子之容穆穆。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釜鼓滿則人概之。語足。十。五。人滿則天概之。觀歆器以宅虛。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概。何從加之乎。敬執也。而眾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老者畏事。吃者畏言。○ ○ 八觀

吃音義並與給同

卷七

卷七

七

管子集解 卷之七 十三

驥玩之雄
偉峻整細
繹之縱橫
錯落如河
决如珠連
如飄檣如
陣馬如八
陣之圖外
望甚肅而
其中龍虎
風雲離跋
幻怪不可
端倪此等
文置之案
頭日讀千
遍豈有厭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
以橫通。閭閻不可以毋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
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
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
閻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
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
姦邪之人慙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
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
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以上總大
意以下分
八規

飢飽作第
一規

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
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
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
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行其田野。視
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
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
必肥。荒者不必墾。以人猥計其野。猥猶槩也草田
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
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

管子集解 卷之七 十三

寄生

饑以此遇水旱則眾散而不收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知也二觀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

貧富作茅
二觀

後儉作第
三觀

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三觀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後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眾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未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

卷之二

六

三

雲屋作萃
四乳

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上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於侈之所生於母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課凶饑計師役覘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眾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

漏其藏

遺苞

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眾有饑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眾有大遺苞矣苞聚也年凶而眾聚也流離命曰遺苞也則稼亡三之一也按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與師役一分則相連者眾

管子

卷一

十四

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
以師向為

而為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稼亡三之一。而
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什一之師。三年
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雖
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
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
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故曰。山林
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
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
罔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

財

收妙

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
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
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
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臺榭相
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
眾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
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
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饑。計師役。觀臺

卷之五
五
五

五
五

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五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五高閭。閉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里。毋士舍時。無會同喪蒸。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及作反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

六
六

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六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疆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戰功日多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

卷之六
六
六

竭字佳

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
 行而求外勢國之情偽竭新在敵國矣故曰入朝
 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
 彊弱之國可知也七置法出令規臨衆用民計其威
 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文法虛
 立而害疏遠令一布而不聽者存賤爵祿而毋
 功者富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故曰置法出
 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
 其民可知也八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

存亡作第
八規

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
 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
 與國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強豪傑不安其
 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
 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如是而君不為變則國
 居而自毀矣居然自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
 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
 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
 矣

穩收兩言
了了

法禁

議論侃毅
氣勢縱橫
詞源艷采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
 為善爵祿無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
 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君壹置
 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
 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
 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
 所聞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
 必自此始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

射字從字
用新

字法
 之法制者必負以耻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
 正經而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
 已者聖王之禁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君人而
 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
 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
 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眾矣故舉國
 之士以為亡黨行公道以為私惠進則相推於
 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
 居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

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已賜。舉人則以爲已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之禁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姓作列。上下之間。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隱行辟倚。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

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生息也。功以取順其君。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

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
榮其名而後止矣故曰絕而定。絕邪僻靜而治安
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 ○ 重令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
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
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
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
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

私議

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
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
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
威下繫於民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
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
民不聽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
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則巧
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
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

五衢

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
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
下之毋亂不可得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
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穉也謂之逆
也穉驕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
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穉也謂之逆萬乘藏兵
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而士以毋分役相穉也
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
制死節而以貴富為榮華以相穉也謂之逆朝

解經帶字

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何謂朝之經臣察
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
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實虛受
者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
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說
毋侈泰之養毋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不
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
畜長樹藝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
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

管子卷之

卷之

卷之

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

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眾。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

管子卷之十一
三十三

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衆寡同力。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封得破

法法

○從空而○下

雖截然四段。意脈氣勢自是相映發。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爲。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

管子卷之十一
卷七
三十三

卷之七 三十四

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按轉筆頭便已救○任○小○救○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又另起

又另起

三欲

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疆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

同法繡錯

卷之七 三十五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
 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
 者。轉馬之委。轡毋赦者。痲祖禾切。疝疝通之。礦石
 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
 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
 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制宗
 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
 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
 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

崇儉

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滯故曰儉其道乎

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

故善用民者軒冕句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人主

失令而蔽已蔽而刦已刦而弑故曰堂上遠於

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

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

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

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

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

秀入人情
 以辨才足
 以發之

管子卷之七
三十一

率瑕壅

慎令

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令入而不至謂之瑕。率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

○兵法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

三官

五教

早知敵人如獨行。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

管子卷之七
三十一

九章

而士負以勇矣。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徑乎不知。發乎不意。凌山阬不待鈎梯。歷水谷不須舟楫。深入危之則士自修。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若搏景。無設無形焉。

此收最右閣鎖

三匡及霸形皆後人追叙者然其文高古奇絕幾幾平拔敬仲之流駕然者

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此之謂道矣。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大匡文最古自是秦漢人筆力所不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也。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也。

管子卷之六

卷之二

三

是足

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
廣間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
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
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
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紂之母以及紂之身
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
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以也
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非夷吾莫容
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紂雖得立事將不

召忽已有
必死之志

卓然

挺挺

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
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紂也。雖得
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
不改。奉所立而必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
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
糺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
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
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
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乃出奉令。遂傳小

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戌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戌公問不至請戌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

乾時地名

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刳魯使魯殺公子糾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

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

管子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鮑叔心信
官夷吾

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禮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紂也。紂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

生滯
句法答勁

注怨焉。必不殺也。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

管子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
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
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此下九妙管仲謂召忽
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
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
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
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
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
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

生臣死矣

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
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中匡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
而復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鄰賓客入者說
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
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木可以為貨粟盡則有生
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管仲

相公之帶
原大

不之

卷二

且二

故事清

曰此君之明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

警策

之沈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

管子纂卷上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管子纂卷下

金陵張榜賓王纂

海陽朱士泰君啓訂

小匡

並參國語

管子生平作用盡在此不可不熟看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

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勿

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授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僂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

鮑叔善脫
夷吾於死

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
之忍不侈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鮑叔相公
子小白先入得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
魯以戰能使魯敗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
一也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
叔知無後事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願以顯其
功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
之功將何如是昭德句法以貳君也鮑叔之知不是
失也至於堂阜之上鮑叔被而浴之三桓公親

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使人操斧而立其後公
辭斧三然後退之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
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
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曰昔吾
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
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
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
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
家不日引不月長長展兩切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

八子時不
忍言

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

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周管子之先也。合羣

容、比較、民之有道者。容老也。設象以爲民紀。設象

象之法於式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治政比

象魏也。綴以度。比其衆寡。綴連也。罇本肇末。罇音

端。○罇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也。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

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言次列頂髮之白黑

民之經也。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鄒

罇本肇末

以下分

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

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

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

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

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

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

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

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

本王制末

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伍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廩。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州聚也閒燕則父

頁

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穀芟，及寒擊橐，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以旦暮從事於田，墾稅衣，就功別苗，莠列，䟽邀，邀密也首戴苧蒲，苧一作茅身服襪

管子

卷下

五

恒產關係
恒心

襖襖本木切襖始亦切○茅蒲簦笠也襖襖藁
蒔衣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也
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
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
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
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事則
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今夫工羣萃而州處
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權平也平節其
器用大小倨句
之宜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
協相也和其剛柔也相語以

服牛輶馬

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
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
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
觀凶饑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
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輶馬服牛車也
輶馬車也以周
四方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
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
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少而

管子集

卷下

六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
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衰楚危反次也其政則民不
移矣。正旅舊則民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
不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
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桓公又問曰。寡人
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管子對曰。可。公
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民安矣。
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

子時

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
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
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
隱而政有所寓。事戎事也。隱匿軍令而寄託於國政。公曰。為之奈何。
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
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
賢民使為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
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
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

隱計

軍令

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

尊周之言

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居處相樂行作相和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管子卷之

卷下

峻七倫切退也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
 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
 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峻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
 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
 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峻於是乎鄉長
 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公令
 官長期而書伐期居其切以告且令選官之賢
 者而復之訾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退而察

書伐

罷士

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
 之佐名之曰三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鄉退而
 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
 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
 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
 伍罷病也無行曰罷無伍無與為伍罷女無家
也周禮大司寇以圜士聚教罷民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穀是
 故民皆勉於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
 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

卷之三

卷之三

九

問五屬與
問三卿者
一字不差
不嫌重複
古文矜重
如此

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
皆有終身之功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
擇其寡功者而譙之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
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
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
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
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
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
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

欽勳桓公

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
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
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
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軌
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
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
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桓
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
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

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

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

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也可用輕罪贖以鞮盾

一戟鞮求位切也鞮盾綴革有文如績也小罪謫以金

分分符問切也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

宥閒罪閒罪刑罰之疑者也索訟者三禁而不

可上下坐成以束矢十二矢爲束矢取往而不

鑄鉏夷斤櫛試諸壤士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

束矢

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

舉不失人

且知列國消息

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

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爲大諫王子

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寧戚爲田隰朋爲行謂

也行人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

處衛區尚處燕審友處晉又游士八十人奉之

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使出周游於四方

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

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

亂者而先攻之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

管子

卷下

十

南伐以魯為至

渠引諸作障者

西伐以衛為主

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審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覘於諸侯，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魯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渚，小匡作渚，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禪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言有此乃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

北伐以燕為主

里衛之四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燕今漁陽薊縣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堵，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陶陰，陶音陶，陶陰地名，齊南界也。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鄰戶圭切，紀故紀侯之國，鄰紀季之邑，以入於齊。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

望汶山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而反。荆州諸侯莫

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之荆令支

斬孤竹而南歸。制音拂擊也。斬伐也。今支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海濱

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

下。庶神與諸侯勦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

於西河，方舟設泚，乘桴濟河。泚音孚，方併也。編木曰泚，小泚曰桴。

至於石抗，石抗百地名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

谿拘夏。太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縣鈞其車，備束其馬而

以度。西服汜沙，西吳汜古流字，流沙南城，周城

城也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

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盛甲

兵不解駮。駮所以蔽兵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服，矢服也。無者無

其用也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

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

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

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

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

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八寸曰咫小白，余敢承天子

管子之力

感動諸侯

存心絕

夷儀

燕丘

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隕越一作顛厥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渠門亦旗名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邴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淫見淫略也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敵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

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纂以為秦秦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纂以縷織纂不用絲取易供也纂織文也鹿皮四个个也諸侯之使垂囊而入捆載而歸捆苦本切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

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曼。負夏領釜丘。四者皆阨塞與山戎衆翟接者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之關也。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奠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渡河。以平晉也。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寧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 ○ 霸形

三卷五

文極高古
前後結構
最嚴密而
鬆處復處
往々得趣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蓋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

高而揚

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歛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饑，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

削方墨筆，截然四樣，此外不觀一字，奇甚，挺甚，與左氏敘

重本甚具

暗度

步續之戰，鞮鞢鞞同法，又明日皆朝於太廟，與莊子大小遠近脩短同法。明曰：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使稅者百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膏，稱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棖，陳歌舞等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

管子集

卷下

十一

本意

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
 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
 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
 起行筍虞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
 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
 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
 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
 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
 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今不得行於天下在

樂與相友

光景宛然

篇末句照此

法古太史
公多用此
法

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
 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
 樂宮中虛無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
 併屏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
 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
 以慶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與分於疆今君
 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
 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
 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

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燔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

又暗度

楚人太酷

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

楚後甚

左右中楚人之計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奇絕妙絕

南存宋鄭

召陵

不可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與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

百代城

是鴻鵠南
北往來光
景

真樂

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妾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曠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於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

也

○霸言

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

畏微畏明

三滿

○問

一可提總

見立朝廷問有本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六

趙汝師曰此篇文法累變而不窮其天下之奇也

五十一卷

卷下

三

刑論

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弃人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者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字○法○幾何家。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

債而食

溪三不窮

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男女不整齊亂鄉

管子

卷下

三

伏利

子弟者有乎。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輓家車者幾何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

又變一語

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飭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張。衣。鈇。鈇兩刀鈇也。衣夾謂其衣也。鈎。弦之造。戈。戟之緊。其厲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此并並列三件而以時簡稱帥代指字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

管子卷之六 三十三

代問字

備用不足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腩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出入死生之會幾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

精細

事欲知其勤且觀其林用也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字上當有守字阨關深防游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 ○ 戒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同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管仲

管子卷之六 三十三

終身可服

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靜然定生聖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

仲為臨朋道其賢之可用也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

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
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
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
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
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
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
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
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誦賓胥無之爲
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甯戚之爲人能事而

曰寧
管仲

息信默

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
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誦信然後能以國寧
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
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
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
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君不歸楚
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
始矣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嗥嗥且
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

管子

卷下

三五

易牙豎刁
開方三子
皆可以去是
仲將死之
言

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
郭有狗，嗷嗷且暮欲齧我豕而不使也。今夫豎
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
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嗷嗷且暮欲齧我豕而不
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
事君，是所願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
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
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
平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

已去復反

公法每立

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
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
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
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襄公率諸侯
以伐齊，戰於龐，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
而還。

○ ○ 叅患

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
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

代之功盡。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

守新

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

○制分

凡用兵者。攻堅則軻。軻勞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軻而難入。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猶削也。則刃游閒也。

所以伐楚先侵蔡

○君臣

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

有軌

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別交正分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寢久而不知。

食其意

姦心得無積乎。姦心之積也。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此危君之徵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之縣象。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奇喻

善收

慮上元寶
如基言

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法之制。無踰於民。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收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

淫候

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為非矣。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布法出憲。而賢人烈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一畝之賦。盡可知也。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故曰德侵則君危。論侵則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刑侵則百姓危。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

沈疑得民

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謀而資游慝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明君在上。便辟不能食其意。大臣不能侵其勢。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

中央之人
所係甚大

幽其君

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丹青在山。

媚于其

管子

卷下

三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靚也奕上
乎其平也
津也平其
液也暉也
乎其解其
昭也驟其
也哉小稱
乎

一作斷然
下起突然
却如正接

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先王畏民。操名從人。無不强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毛嬙西

餘忌

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於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於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

明王喜民

管子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驕主性類此

感字鮮

此言管子之言也此後之人治叙北然前

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匠人有以感斤。櫛故繩。可得料。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

此言管子之言也此後之人治叙北然前

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

言長

以其禍慘

失序

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
 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噫
 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
 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幟以裹首而
 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
 楊門之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
 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
 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盪不起為寡人
 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

餘情嬌媚

格奇甚

頑文甚苦

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
 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
 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
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桓公問於管子曰。仲父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
 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
 乎。吾亦鑒焉。管仲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
 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聖人在前。貞
 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飭。形正明察。四時不

忒外內均和諸侯臣伏。昭受其令。以為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又何以聞惡為？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繒緣繒。所方切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

意亦慄至

在狂

榘。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政令不善。墨墨若夜。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眾所怨詛。希不滅亡。式政既輕。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君知則仕。不知則已。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臨難據事。雖死不

善敬得民

興時化若何莫善於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
 可刑也政與教孰急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
 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
 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和順若藹大
 貌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教
 之始也身必備之敬而待之愛而使之使其賢
 不肖惡得不化用貧與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
 可使甚貧不知耻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遼竭雲
 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遼已政平而無威則

遼竭遼已用字工巧

侈靡之實

不行愛而無親則流親在有用無用則僻之請
 問用之若何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
 殖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感傷
 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而雕卯奇
 然後淪之雕掠然後爨之丹沙之穴不塞則商
 賈不處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
 食不如毋奪其事此謂無外內之患
 ○心術心術內業白心互相凌雜互有異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

精明之文

似祖老氏之談

處其道。九竅循理。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敝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潔其宮。宮者心之宅開其門。門謂耳目也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故必知不言之教。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始。人之可殺。以其

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

心術解

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聖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

雖解而甚疏。宜不作訓。可也。

道貴因

則不虛。不虛則作於物矣。變化則為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

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

見性

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

○白心

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驕之餘。卑之餘。驕功成者。墮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徒。反滿之徒。虧巨之徒。滅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

○○內業

滿極宜戒

道淨剛大
夏節日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
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胷中。謂之聖人。是故
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
於海。卒乎。如在於已。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
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意。敬守勿失。是
謂成德。德成而智出。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
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
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為精舍。一物能化。謂之
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
見理名言

持心為要

一之君子。能為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
使物。不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
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
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形不正。德不
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昭知萬物。不以物
亂官。不以官亂心。我心治。官有治。我心安。官乃
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
又有心焉。彼心之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
後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藏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
 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
 中無惑意。外無邪蓄。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
 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
 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
 鑒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
 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德。然而不反。
 此生之忒。

正靜二字
 頤前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全心在中。

靜其字

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
 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
 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專氣如神。萬物
 備存。能專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能
 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思之思
 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
 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
 專心。耳目不淫。能反其性。性將大定。能守一而
 弃萬苛。句中無敗。萬物不害。

管子

卷下

四

○ ○ 水地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

莫寧真

都居

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從失之質也。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粼以理者。知也。堅而不感。義也。廉而不剝。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竝通而

玉有九德

管子

卷下

四十一

聘義比德
論祖考

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寒而為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

○ ○ 四時

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

說得相開

失生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

○ 勢

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

辭註明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風橋陣馬

不然二字
寧丹九轉

○九變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
 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
 居也二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
 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
 得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六不然則地
 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
 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八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
 也方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

三闖

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
 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
 此兵之三闖也

○任法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
 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
 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
 故曰法聖君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輳

剖折明淨

敦重任公
一字

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句。以。聽。於。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

○明法

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威不兩錯。政不二門。是故有法度之制者。

釋法流散

持祿

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非國。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

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舉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取法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明法解。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

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在法。吏不得為私。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治國

益長損短

卷一

卷一

卷一

重農

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專末作舍本事而專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

備論四倍而列三千前帶一於後布置之法甚奇

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蚕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既刈再生苗成穀亦當一穫矣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

管子卷之

卷二

四十五

卷粟

卷城
趙

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跂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

○小問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

史趙
茲免與茲
勉同

于江邊城

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耑耑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田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不得入軍門。國子摘其齒。遂入為干國多。百里。後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

卷

卷

卷

詩婢

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七主七臣

突然而起奇甚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以是嗚呼美哉成事疾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周聽逆遠以續明惠主豐賞厚賜以竭

文奇格奇

續明

許字奇

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闐故曰泰則反敗矣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從狙而好小察不許則國失勢按許從午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鄰不聲或作悟計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緩急俱植不許則見所不善餘力自失而罰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

卷下

四十七

四十七

一國之存亡在其主，罪決於吏則治，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明主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不知所必去，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飾臣克親，貴以為名，恬爵祿以為高。好名則無實為高，則不御，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交友而行私情，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重賦歛以為上，使身

微孤微攻

絕七臣

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為讎，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

此列六過之臣前一美自是

〇〇克守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

〇地員

凡有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三宮如牛鳴窾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輕重

○ ○ 海王

自此至末皆屬輕重而乘焉海王國軌國蕃等皆其目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

此篇最精詳曲折

管山海

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

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

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

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

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

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

如分疆釜五十也。分疆半疆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半。合爲疆

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疆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

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

諸君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此言鹽筴之利而預併鐵官總算於此共得六千萬別一法也與四倍貸處回法

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曰千萬也禹讀為偶對筴之商商計也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藉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男五十已上為老女也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力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常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馬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置號今夫給之鹽筴則

鐵官

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爾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行服連輦名所以載作器人者輶輦居王反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十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然其加彌多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

註非是

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
 國。雖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
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
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監官入
出而糴之釜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錢以重
以百錢也相推。以重推謂加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
五錢之類也皆為我用之

國蓄

條達則益

歲適美則市糴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
 市糴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
 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糴賤狗彘食人食

宏贍

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
 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
 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
 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
 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
 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
 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
 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擴古莫反
猶槩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

藏絀於民

虛隨財。準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絀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絀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鑲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宜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

○ ○ 輕重乙 蓋取十千以別十篇皆輕重之細目今摘其乙與戊

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征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上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

宜得強求
自列

收老

空賞

差肩

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陣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

妙

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

所得校多

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誠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

生運勃發

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輕重丁

沐樹枝

桓公曰五衢之民哀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

管子卷之六 輕重戊 五

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
與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
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
麻桑不種。鹽縷不治。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
貴。桓公曰善。

輕重戊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
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
功不成於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

管子之制
萊莒楚代
衡山者如
是也恐延

道與之。大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
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
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
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
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

白徒

也姑存其
服楚者以
見例焉

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
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
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
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台吾民急求生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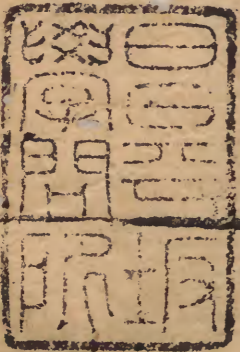
管子卷之六 輕重戊 五

楚中齊計

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
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
什致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
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
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
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
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
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
楚羅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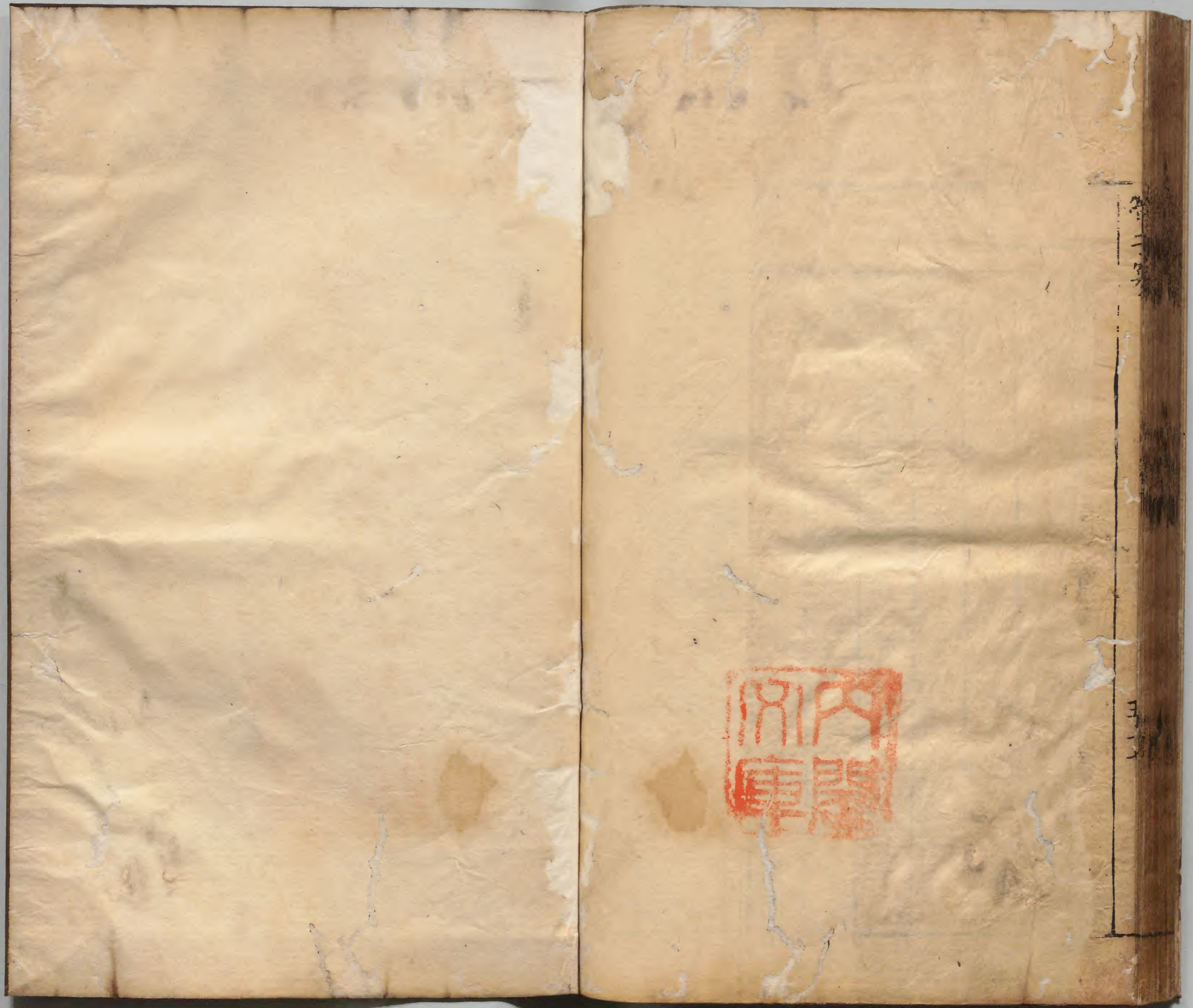
以生鹿虛
楚穀不致
楚降此計
計也

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管子纂卷下終

文化遺產



内閣
図書

